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

[illegible]撰

文苑中

郭正一　元萬頃 [illegible]子義方 季方皆從新書

增范履冰 周思茂 苗神客 胡楚賓

喬知之 弟侃 備 劉希夷　劉允濟

富嘉謨 吳少微 谷倚　員半千

邱悅　劉憲 父思立 司馬鍠 王適 梁載言

沈佺期　陳子昂 趙元從新書增 閭邱均

宋之問 弟之悌 之遜 祖雍從新書增　冉祖雍

閻朝隱　王無競

李適 子季卿從新書增　尹元凱

韋元旦 從新書增　賈曾 父言忠　子至

許景先　賀知章

席豫　徐安貞

齊澣 麻察從新書增　王翰

李邕　孫逖 子成　曾孫簡從新書增

呂向 從新書增　鄭虔 從新書增　鄭相如

蘇源明 從新書增 梁肅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

元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爲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爲晉州刺史入爲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沒於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

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覓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爲嚴守爲便正一才畧率多此類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胄祖白澤武德中總管（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新書名師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

頊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頊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頊坐是流於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頊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頊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頊屬文敏速然性疏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頊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爲

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爲酷吏所殺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單舅孫逖與談物坐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嵩與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洛陽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汚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國拒兒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奥助帥行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邱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不僤李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季方正色責之閉戸絶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

贈同州刺史

范履氷者懷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戸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氷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廬陵（新書公主傳作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

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偘開元初爲兗州都督備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修爲姦人所殺

劉允濟（字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巘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補下邽尉）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宏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

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臣所搆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欵狎左授青州長史爲吏淸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

纂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蝎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修三教珠英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臥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鞏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員半千本名餘慶字榮期晉州臨汾人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

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生而孤爲從父鞠愛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元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八科舉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階學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妻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一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推所長有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據之因半千於獄時

黄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歷華原武功尉厭畢劇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仍充宣慰

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遷司賓主簿嗣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石抱忠並爲宏文館直學士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淸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募廉潔而奇號淸平二人坐綦連擢伏誅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千餘疋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

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宏文館爲學士預修三教珠英中宗時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爲濠州新書濠蘄二州刺史半千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淸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元年遊嶢山汎水間愛其地遂定居開元二年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民哭野中文集多遺失

半千同時學士邱悅

邱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畧三十卷

行於時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救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費此天恩踊躍奔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卽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

奏謐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官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為俊臣所搆貶瀘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為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為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為渝州刺史俄復入為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元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於學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

資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荅庶寮之望侍讀褚无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元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兖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彥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温人也神龍中卒於黄門侍郎

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爲懷州刺史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也進士舉由協律郎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沈宋累除給事中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神龍中入計得召見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弟全交全宇亦以文詞知名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家世豪富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爽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獨苦節讀書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飾尤善屬

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文明初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生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爲況乎得非常之時遇

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堦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

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崇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鷹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

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抜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

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

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實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竊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

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顧舊哉何聖賢襃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鄭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

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則天召見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奇其對拜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

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
死人手宗廟爲塴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
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斯也陛下含天地之德
日月之明珍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王
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
上帝使萬世鴻業關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
哉臣開和元氣雎人倫捨此則無以爲昔黃帝合宮
有虞總章堯衛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
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
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天
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
下吏始按周禮月令而成寧月扁春乘鸞輅駕蒼龍
朝三公九卿大夫以陽之之貧斧辰馮玉几聽天下
之政躬籍田親蠶於青陽左个老五更以教天悌明
訟恤獄以息淫刑令勸農桑三干祭孝廉除貪吏
後宮非妃嬪御女修德以養止雕琢巧伎無益者
棄之巫鬼淫祀焚者之珠玉錦繡以數拜且見太
乎云又言陛下方哉人人崇之臣謂不皇埃燕詩書
不聞明詔尚未及與化而太學久廢堂學者政教之
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愚也所以揖讓之所與也天子於

此得賢臣爲今委而不論雖欲曉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未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名見暢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滞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肯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蔽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槃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教所以出使之意乃援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盖黜陟幽明能折吏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稟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

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與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翕然相訪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頗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疲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惻其失職凡兵戌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强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主必累澤至矣於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昻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由九姓强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

忌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毗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
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
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
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
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戶制匈
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
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
饉之餘無所存例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
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蓄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
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
加救郵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
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與則安北不全
甘涼以往蹻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
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
遺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
軍與以來公私儲蓄九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
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
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
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隙故甘州地廣粟
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

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巳枵饑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由甘涼士馬强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

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狥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

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元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顛頓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自

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爲西

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恃有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眞圖此姦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

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
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
劣不習兵戰一虜持弓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
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
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
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
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
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
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
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

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狗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

上疏陳事詞皆典美

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和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亂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蓅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冢慶威得自新近日部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底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究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尙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罔易識夫尙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病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猶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尙謀愚者所不聽勇者狗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

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沮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恭以常信任者不效如斐炎劉禕之周思茂鶱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倫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狥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於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否

御胄曹參軍后旣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義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慮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

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聖厤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褊躁無威儀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代大厤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邱均亦以

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為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掞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徒居汲元少負志畧好論辨來遊洛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搢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新書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虢州宏農人汾州人父令文有勇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而工書善屬文高宗時為左

驍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俄授洛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至爲易之奉溺器）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兄子曇與冉祖雍）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由是深爲義士所譏景

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詔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汴州長史未行尋轉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於時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爲之纂集成十卷

傳於代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世人以之問父爲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長八尺有勇力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與遂平賊之遜善書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也少與兄鏡幾弟仙舟俱知名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爲時人所賞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

預修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聖厤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疋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復爲祕書少監又坐事貶爲通州別駕卒官朝隱修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爲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爲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跡者各見其本傳

王無競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

宏之十一代孫爻偘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祕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為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為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仇家矯制搒殺之年五十四

李適者字子至雍州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中為中書舍人又擢修文館學士俄轉工部侍

郎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敘其高尙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誤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貴其達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李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

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云適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詞調鄠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厤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終始恢博君子也按季卿舊書作李適之之子未詳孰是兩存之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爲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棲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於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

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辨列詳誦帝異之）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元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坐事左遷郇州

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知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元宗在東宮盛擇宮寮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伎曾啓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至於覇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旣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

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佞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啓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寮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忻戴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明年有事於

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丘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惟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元宗念舊特恩甄敘繼歷虔鄭等州刺史入為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子至

至字幼鄰解褐單父尉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

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歷中書舍

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效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碑提數干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曾見南陽貫貞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衛無前者情能犯上何以止之若舍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參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平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宗祖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

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邪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王慰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寶應二年爲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

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

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參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

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

者大者使千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祿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

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生育德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奬勸不其謬歟祇足以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

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依舊貫至所議來年允之慶
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
奏請欽文案新書選舉志至建言歲方藉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舉人自至
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厤初改兵部侍郎累封
信都縣伯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
書諡曰文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從家洛陽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待
封真定公遂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
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李迥秀見其文嘆曰是
宜付太史擢拜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

曹參軍遷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嬖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旣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

侯君臣皆盡志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質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兇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慚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蕃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牽

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自是乃停賜射之禮俄
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邱韓
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
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
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
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
必資修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宜
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已以答天譴明公位存輔
弼當發明大體以啓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
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戸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

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衞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衞將軍裴觀滄州衞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賀知章字季眞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證聖初擧進士超拔羣類科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祕書員外

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元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元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羣臣並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

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知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為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令之長谿人肅宗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

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夢遊帝居數日）寤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仍拜其子典設郎曾（新書名僧子）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御製

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藴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欽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

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
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八
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
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宋州參軍卒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
進士及第長安中舉學兼流譽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悔禍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闘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汙詖謁造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覈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攺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

爲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撫使兼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爲吏部侍郎元宗謂之曰卿以前爲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初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元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寶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

不謹而兒巨耶七載卒於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

徐安貞者信安龍邱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年十四見特進李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

忍違離賞而罷少以詞學稱聖曆初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辭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時以為稱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辭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媟不恭并劾談神昏形逹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中崇復用為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自代崇用其謀璟為相他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祕書監馬懷

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爲編修使改祕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爲治民吏歌之元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槖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密蓐聯亘上食凡千輿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疋中書令張說擢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邱爲左丞以澣爲右丞李元紘杜暹爲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爲吏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澣爲吏部侍郎當時以爲高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尙誰居者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葛

福順爲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
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間論之曰福順典兵
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爲患
唯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
愼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聞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唯聖慮密之元宗嘉其
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麻
察坐事出爲興州别駕澣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
諫語察性譎詭遽以澣語奏之元宗怒令中書門下鞫
問又召澣於內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疑　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濟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爲潯州皇化尉其黨齊敷郭京皆流放濟數年從紫盧丞郴州長史濠州刺史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之所漂損濟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

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澁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採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徛摭其失會澣判官犯贓澣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爲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

德既廢居家巷每圍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瀚爲平陽太守李於郡年七十二肅宗即位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瀚受褒贈禮部尚書瀚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瀚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遺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以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憸險斥云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爲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

禮翰益至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會說復知政事以翰爲祕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郎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旣罷相出翰爲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爲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字泰和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邕

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位

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尙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

而求若以普恩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恩可致鬼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元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譙王重福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改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元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

又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戸部郎中邕素與黄
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
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搆成其罪左遷括
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元宗車駕東封迴邕
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
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
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
御寓拾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
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
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

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糾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

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膺門縫掖有足嘉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奉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節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

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已會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璟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冂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奏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即生誇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主吏口追邕手書貸人鬷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贓於時匭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

思勗討賊有功從澧州司馬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

爽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後因恩例得贈祕書監

孫逖潞州涉縣人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曾祖仲將譔張丞祖希莊新書作壯誤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游鞏間垂拱初請洛陽獻書不報天冊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

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十三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授山陰尉遷祕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又舉賢良方正元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拜左拾遺張說尤重其才命子均垍往拜之逖日遊其門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轉左補闕黃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爲從事暠在鎮與蒲州刺史李尚隱遊於百樂川逖爲之記文士盛稱之二十一

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宴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遴序所以然遴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尙書後年拔李華蕭頴士趙驊登上第遴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拜遴中書舍人遴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暮齒幸遇明時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淸秩頻遷省闥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遙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厠鵷鴻伏願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霑臣

父元宗優詔獎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尋丁父喪免
二十九年服闋復爲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黜陟使天
寶三載權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
庶子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
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
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加之謙
退不伐人多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少詹事上元
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有集三十卷
子宿絳成逖弟遹遘造遹終左武衛兵曹宿歷河東掌
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卒

成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為屯田司勳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為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為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瘠病成素孝悌蒼黃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為信州刺史有惠政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救饑而不亡再碁增戶五千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褒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碁喪帀者王成不易衰而見客疑之成曰衰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幞失矣宿子新書成子誤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

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

簡兵部尚書

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由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遽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還謂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自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令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糾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故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掾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署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

録事參軍上且左丞升射入坐互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上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攝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日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子紓穀並登進士第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強志於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元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

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鵰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淸塵縱醢單于汚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入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

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歿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常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

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

解於圜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衛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

念其言終不附賊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於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

詰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耍屈宰相王璵以祈禬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歛穫未畢先之以淸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於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餧求食死於路傍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淸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

之初都內府貨吏民資產糜散於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駃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霤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䀜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甚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由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

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覈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遏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慨然而西狂賊失勢蹙於糇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冕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狥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帛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闊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懇覗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

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於朝萬口謗於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愚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尙刑部尙書甿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一　列傳二百一

文苑下

李華 從子觀從新書增　蕭穎士 李翰　穎士子存　殷寅　柳并　并弟談　閻士和　皇甫冉　冉弟曾　存以下並從新書增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李崿從新書增　王維

李白 張旭　裴旻皆從新書增　杜甫

吳通元 兄通微　盧景亮 從新書增　王源中

王仲舒　崔咸

唐次 子扶持 持子彥謙　　劉蕡

歐陽詹 從新書增 從子秬　　李商隱

溫庭筠 弟庭皓　　薛逢 子廷珪

李頻 從新書增　　吳融 從新書增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贊皇人曾祖大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中十一載登朝爲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遷右補闕禮部吏部二

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頴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頴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頴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熏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頴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頴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頴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祿山陷京師元宗出幸華扈從不及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陷賊僞署爲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

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工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唯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強爲應

遂廢於家

卒

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

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

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有文集十卷行於時

華從子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蕭頴士者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與華同年登進士第頴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頴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天寶初頴士補祕書正字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文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頴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頡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頡士頡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大怒其不下已謫廣陵叅軍事頡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會母喪免流播吳越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頡士一閱卽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頡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其名動華夷若此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

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
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纂晉而文公為五霸仲尼弗貶也
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
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辨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
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
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舉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
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
見疾俄免官往來鄴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
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
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遊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
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怨不用歎曰肉食
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
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
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
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
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
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
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
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

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頴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邱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賔客陳女樂頴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日思歸誰致其死哉勿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頴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㓜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頴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有奴事頴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頴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巳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

蕭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袞主簿顔真卿
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
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
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
痺卒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盧山故居而諸
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
汝南人柳并者字伯存大厤中阼河東府掌書記遷殿
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
業於頴士而并好黃老頴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
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強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
巳并不受命而尙黃老子亦何詠并弟談字中庸頴士
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詠蕭夫子
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頴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
者五尺童子蓋稱曹陸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
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題登進士授無
錫尉王縉為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
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栩
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

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

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祿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表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轝車或追建封邑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洛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義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賊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攝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殺敵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啜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

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
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戮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
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肴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者錄
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紬節也不以功掩
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
人倫明勸戒也且蘇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
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勳
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控賊鋒若無巡則無雎陽
無雎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
結盟振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鄖
一戰大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
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
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愚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
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
城之初巳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
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畧
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借
禪與復之功重於斜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饑寒
江淮既巡所保戶卩充完宜剖百戶俾食其子且强死
為厲有所帰則不為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

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家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 儻得列於史官死骨不朽 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衛縣尉入朝爲侍御史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厤中病免客陽翟卒

陸據者字德鄰河南人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橫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遊京

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題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之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王昌齡者字少伯江寧人進士登第補祕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貶龍標尉卒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時謂王江寧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

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還襄陽

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

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令外追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滅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象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

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錄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絕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

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卽破械出之翼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輂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爲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南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廚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餚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崿崿族子丹叔惟

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謚爲文行先生潭時爲陸渾尉庇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躭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纖未嘗求足無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飡吾哀之以蔽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威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與去就一生一

死問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以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顏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元訓典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弊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休字士美廣平人宇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崿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諶道趙人灑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擧進士終右驍衞騎曹參軍崿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饑人至相屬崿爲孔賛嵩及去糗糧遂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崿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眞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崿名最著渾識以文傳後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

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

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張九齡執政）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元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迫爲給事中）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

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己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閒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鈌字誤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

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譚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新書上元初卒年六十一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贈祕書監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

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翼日上之帝優詔褒賞縉自有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父為任城尉因家焉新書白自巴西客任城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

吳筠隱於剡中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旣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

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白轉側宿松匡廬間元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璘起兵逃還彭澤永王謀亂兵敗白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今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

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顔眞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天寶末[元宗朝獻太淸宮饗廟及郊]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召試

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書無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

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冐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省視從還京師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輒棄官去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鎭成都武再帥劍南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雖急暴不以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河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

廢天下妖淫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
作至漢武賦栢梁而七言之體與蘇子卿李少卿之徒
尢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
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
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尢極於古晉世風
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誕翕習舒徐相尚
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淸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
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
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

與則之親善則之爲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濳
結吳通元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
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埒通元取宗室女爲外婦德
宗知之旣聞申則之諸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元結構
其謀帝大怒罷竇參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竇申錦州
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元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
臨問責以汚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
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
令入爲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
誥與弟通元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

轉中書舍人通元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爲喪服通元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紓爲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元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元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𡸁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爭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嘗衆會

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郎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輿軒項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

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卒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王仲舒字宏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凡與結交必知名之士與楊項（新書作憑此作項疑誤）梁肅裴樞為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新書左）拾遺裴延齡領

度支嬌誕大言中傷良善中舒上疏極論之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耶俄改右補闕累轉尚書郎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荊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元和五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擠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遷蘇州隄松江爲路變茅屋絕火災每賦調嘗與民爲期不擾自辨穆宗即位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復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媿宰相聞之其年出爲洪州

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産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戸輸稅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長慶三年冬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瘼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鋭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勳舊自興元隨表入

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爲神人入爲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銳佐李抱眞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

朔禁遊客鋭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志戡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旣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徃徃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字文編并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皐抗表請

爲副使德宗密諭皐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內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

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修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略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彤弁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

逖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
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
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
聰制理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
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
之事迹叙瑕釁之本末紀謳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
十卷昔虞舜有塈讒之命我皇修辯謗之書千古一心
同垂至理將俟法官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觀則
聖慮先辯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憲宗優詔
答之次子扶持

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出爲刺史大和初入朝爲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現在枷禁者敕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

年巳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俄轉司勳郎中八年充宏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轉職方郎中權知中書舍人事開成初正拜舍人踰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十一月卒於鎮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問甌閩政事不治身歿之後僕妾爭財詣闕論訴法司按劾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又嘗枉殺部人爲其家所訴行巳前後不類時論非之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入朝爲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

管經略招討使入爲給事中大中末檢校左散騎常侍
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進
位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
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
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沒以其家避地漢
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
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
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
師溫庭筠故文格類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

議責參佐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時楊守亮鎮興元素聞其名彥謙以本府參承守亮見之喜握手曰聞尚書名久矣邂逅於茲翼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副使閬璧二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行於時子渙位亦至郡守

次弟款欣款貞元六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登朝爲御史出爲郡守卒子技字巳有會昌末累遷刑部員外郎轉郎中累歷刺史卒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厤二年進士擢第博學

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卽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新書司契）陶民（新書甿）心以居簡凝日用而（新書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莫（新書其不）可及也（新書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新書

以降足徵新書言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
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
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新書二句皆無所字未孚由
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
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
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新書無時字踰檢
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新書無多字惰業列
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
未衰新書息俗墮新書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
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

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新書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新書治）之闕辯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新書二句皆無斯字）惠乎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新書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賁切論黃門

太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新書達但新書無但字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新書無一字發耳新書無耳字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新書無焉字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新書無此二句詢求過闕咨訪謨猷新書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新書無者字臣既新書無既字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新書世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新書二句皆無之字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新書言而新書無而字受戮者乃

新書無乃字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新書以下伏惟同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新書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新書無陛下字致之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搆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新書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新書代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壅新書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新書二句皆無所字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

也新書二句皆無也字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新書旱在致乎精誠新書神廣播植在視乎新書二句皆無乎字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滑踰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新書辯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辯疵之念新書令見陛

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新書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新書無之字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新書虞舜之新書無之字舞干且俱新書無俱字非大德之中庸未為新書無未為字上聖之龜鑑新書有又字何足以新書無以字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新書有者字臣請披瀝新書無瀝字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新書無臣字謹按

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新書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新書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新書有者字）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新書無既字）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新書無可以字）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新書無矣又字）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新書無而字）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新書無陛下字）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罷（新書無罷

字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新書無之事字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新書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新書無而聖慮字有所未至耶新書字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新書無者字乎臣以爲陛下宜新書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新書無既字艱難而成之故新書固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

下二百有（新書無有字）餘載矣（新書無矣字）其間明聖相因撥亂
繼作未有不委（新書無委字）用賢士親（新書無親字）近正人而能
紹（新書無紹字）興其徽烈（新書無其徽烈字）者也（新書無也字）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
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新書無者字）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
之畧矣其所未盡者（新書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新書無而字）
論之夫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
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
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新書無臣又按字）春秋閽弑
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新書書其名）春秋（新書無春秋字）譏其（新書無其字）

踈遠賢士昵近（新書無近字）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新書二句皆無將字）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新書二句皆無而字）近正人遠刀鋸之賤（新書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新書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新書無魯字）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新書爲）先君不得正其終故（新書則）後君不

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新書專廢立之權陷先君新書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兒皇儲未建新書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新書器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新書無所以字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新書無而字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新書夫天之所授者在君新書命君之所授新書存者在命新書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新書無以其字能逐君側惡

人（新書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新書無或字）有不逮人臣之（新書大）節（新書有而字）首亂者（新書有將字）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新書典）刑不由乎（新書無乎字）天子攻伐必自於（新書無於字）諸侯此海內之所以（新書無所以字）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以（新書而）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新書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新書機）處父所以及戕（新書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

言新書有故字傳有造滕詭辭之文易有殺新書失身害成之戒令公卿大臣非不能新書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新書無必字不能用之陛下新書無之陛下字旣忽之新書無之字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旣言之新書無之字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新書有而字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新書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新書無故字徘徊鬱塞以俟新書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耳新書無耳字陛下何不以新書無以字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新書無與舊德字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新書無既字）不能（新書二句皆無能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新書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新書無若夫字）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新書有者字）臣聞堯舜（新書禹）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新書天下大治者）以其（新書無其字）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新書有而字）必舉四凶在朝雖強（新書有而字）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新書二句皆無之字）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

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新書有也字）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太（新書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新書無之字）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新書二句皆無其字）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新書無又字）何憚而不去之（新書無之字）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

則賊臣死傷新書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新書強臣竊權而
震主新書有臣字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
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
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
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
浹者新書無者字且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新書無則
字陛下有子育新書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
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
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新書終自取其滅亡
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

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新書有雖字）社稷不得固其重苟（新書二句皆無苟字）社稷之（新書二句皆無之字）不重則國（新書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新書有者字）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新書無也字）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新書之）於上也敬（新書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新書建）署建（新書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新書以）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

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新書二句皆無者字）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新書國權兵柄）專在（新書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新書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新書重）而（新書無而字）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疾厲繼之以凶荒臣恐（新書無臣恐字）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新書生）於漢故（新書無故字）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

下有子育[新書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新書無致字]使
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新書無者字]固其然也臣
聞昔[新書無昔字]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稱甚美然而[新書無而字]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
強黎元日困者[新書無者字]以其不能[新書由不能]擇賢明而任
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新書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
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新書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
中也伏惟陛下愼終若始以塞萬[新書四]方之望誠能揭
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新書二句其皆作於]將去貪臣聚
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

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煦之以利煦之以仁新書和敎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新書即心無不達新書有而字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兆新書無兆字人之化也在修已以先之者新書無者字臣聞德以修已敎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敦行新書不敎而率從是以新書無是以字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新書無不以字立敎之旨未盡其方也新書邪夫立敎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新書二句皆無使字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新書有而字不私其左右舉賢正新書有而字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新書無於字朝廷矣愛人以新書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新書無於字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於新書無於字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新書有也字在乎新書無乎字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

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敎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七月新書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新書二句皆無公字無恤憫而旱新書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新書無誠能字有恤新書憫人之心新書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覈乎食力者臣謹按

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食（新書財）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新書用）厲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懲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新書無國字）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新書二句皆無其字）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新書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

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新書無以字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新書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新書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新書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

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新書無可字）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新書亂略）曁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新書無皇帝下七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新書無居字）閒歲則蒐弓力穡將（新書無將字）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新書武）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新書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

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遝（新書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新書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於下國始天子以（新書而）達於（新書二句皆無於字）諸侯則（新書無則字）可以制豪猾（新書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新書無以字）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新書二句皆無而字）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

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新書御〕豪猾〔新書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新書無有字〕曾經〔新書更〕戰陣及功臣子弟各〔新書無各字〕請隨宜酬賞如〔新書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新書無授字〕任此官則〔新書即〕絕于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新書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新書有由〕考其〔新書無其字〕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新書有由字〕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

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新書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解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新書無其）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新書無畫字）削諸侯之策（新書無之策字）非不知禍之將至也（新書無也字）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新書無今字）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新書無所以字）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

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得幸從四子（新書有遊字）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理而致其（新書無其字）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新書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新書以）

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新書以）任之使修分閫（新書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新書怨）痛在擇長（新書良）吏而任之使明惠育（新書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行（新書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新書致治）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新書）三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

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之蕡所對敢空臆盡言志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喪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懼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

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事雖不行人士多之部字子元後歷賀州刺史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內人然懦而不斷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士復掃除之役遂罹讜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艱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嵩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新書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
槩緩而不切也賛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
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於廷何邪其後宋申錫
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
賛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
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
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
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
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

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秬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秬名益闇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為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為之

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遍謝故人自誌墓八

皆憐之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鎭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鎭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

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巳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鎭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

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

硯席尤長於詩賦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入人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鎭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綯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於京師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寃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

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揚收怒之貶為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為徐州從事龐勛反以刃脅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庭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孰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節度使崔彥曾為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詔贈兵部郎中庭

鈞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為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宏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入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

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
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
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
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為巴州刺史
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為將相皆同年進士
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
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
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為蓬州刺史蓬綿二州刺史收罷相入為
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
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

之遷祕書監卒子廷珪中和中登進士第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太原復命昭宗幸華州改左散騎常侍移疾免客遊成都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入梁至禮部尚書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千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

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畀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即縣庭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狥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敓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棃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

冢壽昌入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緊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群臣稱賀融最先至於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稾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戸部侍郎鳳翔刦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黃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鷄拯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拯既汚僞署心不自安後朱玫秉政百揆無叙典章濁亂拯嘗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京城拯爲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屍慟哭賊逼之堅哭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爲賊所害人皆傷之

李巨川字下巳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元之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貶爲興元參軍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景福中守亮爲李茂貞所攻城陷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

原入秦爲華軍所擒巨川時從守亮亦被械在途巨川題詩於樹葉以遺華帥韓建詞情哀鳴建欣然解縛守亮誅卽命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卽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強不利已與巨川謀卽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嚴師傅督敎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

晉丞王師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玫亂首立宗支擢人望令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或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太子文掩其惡昭宗還京特授諫議大夫仍留佐建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欵至河中從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於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爲全忠所害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淄人河中虞鄉人曾祖遂密令祖象水部郎中父輿精吏術大中初戶部侍郎盧宏正領鹽鐵奏輿爲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先是鹽法條

例疎闊吏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至今以爲便入朝爲司門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卒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圖請從之凝加器重洎廉問宣歙辟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於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路由陝虢謂陝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其年攜復知政事召圖爲禮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圖遂奔咸陽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年徽受詔鎮潞乃表圖為副使徽不赴鎮而止僖宗自蜀還交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寶鷄復從之不及退還河中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遠移疾不起乾寧中又以戶部侍郎徵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之昭宗在華徵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

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任非專於祿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狥棲衡之志可放還山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

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耋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鋭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

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圖既脫柳璨之禍還山乃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王重榮父子兄弟九重之伏臘饋遺不絕於途（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唐祚亡之明年（朱全忠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輝王遇弒於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不食而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圖無子

以其甥荷爲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彈昭宗不之責

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緗素下視姬嬴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一